司空圖與佛教的因緣

李豐楙

著論

司空圖是晚唐的詩人和詩論家，他有關詩歌問題的書信與著名的廿四詩品，爲中國詩學提示了極重要的觀念，歷代詩論家直接間接受他影響的，不在少數。而他所以有這樣高超的成就，佛教思想對他的影響，是一個重要的因緣。玆就司空圖一生與佛教的因緣，略加探討。

司空圖的生平

司空圖（八三七—九〇八），字表聖，號知非子，晚年又號耐辱居士。籍隸泗州，寓居河中虞鄉中條山王官谷。生於唐文宗開成二年，卒於後梁開平二年，年七十二。

他一生的表現，多屬於儒家傳統的入世思想，但當他在現世中遭受挫折時，却從佛家思想中得到慰藉。唐懿宗咸通七年左右，他初次受知於王凝，咸通十年就登進士第，以後一直跟從王凝，抱着經世濟民之心，希望貢獻一己之力，在「與惠生書」中曾暢論治亂之本、樹政之基。僖宗乾符五年，黃巢之亂以後，王凝卒。他又受知於盧渥，入朝爲禮部員外郎，當時他對時事頗爲關切，曾有「感時上盧相」、「亂前上盧相」二詩。後黃巢亂事再起，他尅從不及，陷於京城，獲舊僕段章之助才得逋出，南抵鄠縣，東歸河中，僖宗中和元年到中和四年間，他退居王官谷，曾與佛教結香火緣，文集中收有十會齋文可證。

僖宗光啓元年，僖宗自四川還，至鳳翔，召圖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，二年田令孜劫僖宗至寶鷄，他又跟從不及，退還河中。三年易王官谷之名爲禎陵谿，構築證因亭、濯纓亭，及三詔堂、九籥之室，「山居記」曾說明王官谷之由來：「中條蹴蒲津，東顧拒虞卿纔百里——是谿蔚然涵其濃英之氣，左右函洛乃滌煩濟賞之境，會昌中詔毀佛宮，因爲我有。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，今司空氏易之爲禎陵谿……乃像刻大悲跂新構於西北隅，其亭曰證因，證因之右，其亭曰擬綸，志其所著也……」可知王官別業本爲佛宮所在，他還特別築亭紀念，並有「證因亭」詩：「峯北幽亭願證因，他生此地却容身。上方僧到時應到，笑認前銜記寫眞」。這詩雖是後來才題詠的，亦可看出他對佛的心理傾向。

僖宗文德元年，昭宗卽位，詔圖至長安，拜爲中書舍人，不久因病辭歸。旋又因河北亂，寓居華陰，昭宗景福元年徵爲諫議大夫，稱病未出；二年又徵拜戶部侍郎，一到朝廷，就乞求還山。昭宗乾寧二年八月從華州到郿陽避難，當他客居郿陽時，陝軍進入王官別業，燒毀了他的舊居，「書屏記」曾記載此事：「丙辰春正月，陝軍復入，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」。由此知道他是覃讀佛道典籍的，而且數量頗多，也可推知他的創作及理論，接受佛教思想的由來。這年七月，他又被召爲兵部侍郎，然稱疾未仕。他寓居華陰，大約有十年，到光化四年後離開時，已是六

十五歲的老人了。詩集末殘句有贈虛中詩二句「十年太華無知己，只得虛中兩首詩。」據明胡震亨注：「王禹偁云：人多以四皓二疏目圖，惟僧虛中贈詩云：『道裝汀鶴識，春醉釣人扶。』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也。又云：『有時看御札，特地掛朝衣。』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。故詩圖云云，言得其意趣。」可見他的心情，正是「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闕之下」，他的心繫朝廷，正是濟世的一種熱望。

昭宗天復三年，他隱居王官谷，修葺濯纓亭，易名休休亭，七月作休休亭記，並寫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，據本傳云：「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王官谷，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，自考槃高臥，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。晚年爲文尤爲放達，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……」可見在王官谷中，他與佛教中人來往之一斑。

昭宣帝天祐二年，他作「澤州靈泉院記」，記末云：「耐辱居士病且死，不忍其門人懸依、懸海之勤請也，直記其事。」這篇受託而寫的記，我們可約略看出他對禪宗的尊重，他說：「律、刑也，經、誥也，禪乃誘勸之宗，辨其性而後入人耳，故其道至隱，其功至博，不可廢也。」當年八月，他又因相柳璨之召至洛陽，入朝謁見時，故意墮笏失儀，柳璨知他不肯屈就，放他歸山。其後朱全忠篡位，是爲梁太祖，召他爲禮部尚書，未赴僞職。開平二年，昭帝被害，他聽到這消息後，不食而卒。

由上可知，表聖確有救世之熱誠，非汲汲功名、貪圖富貴者可比。他屢次退隱中條山王官谷，也不是要釣取聲譽，自鳴清高，而如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所說的「圖見唐政多僻，中官用事，知天下必亂，即棄官歸中條山」。他的詩及詩論，即在這種心境中完成的，舊唐書把他列入「文苑傳」，就是因這些成就。至於他的操守，高卓不羣，新唐書把他列入「卓行傳」中，這是合於史實的。

司空圖詩文與佛教的關係

舊唐書本傳說他退隱中條山王官谷後，「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」，這裏說的「名僧」到底指些什麼人？是很值得研討的。

表聖詩集今存者，有四部叢刊唐晉統鑑本，爲明胡震亨所編，凡十集，其後清全唐詩即據之編成

。詩集中曾與來往的僧人有元秀上人、圓昉公、岑上人、東鑒禪師、青龍師安上人等。據唐詩紀事卷七十四僧文秀條：「秀唐末詩僧也。」又「秀南僧也，而居長安，以文章應制。」圓昉公，據表聖集中贈「圓昉公」詩題註：「昉蜀僧」云云，至於岑上人，東鑒禪師等，則未及詳考。此外，還有虛中、晉光、伏牛山長老等。表聖詩集卷末有殘存二句「十年太華無知己，只得虛中兩首詩。」題爲贈虛中，表聖寓居華陰約十年（八九〇—九〇〇），虛中的事蹟，唐詩紀事七十五卷中略有記載，「虛中，宜春人也。遊瀟湘山水，與齊己、尙顏、棲蟾爲詩友，住湘西粟城寺。潭州烏氏子希振侍中好事，每出迎，納於詩閣。虛中好燒火，烟昏彩翠，去後，又復粉刷。」可知虛中是詩僧，他所交往的詩友也都是出名的詩僧，齊己事見唐詩紀事卷七十五，棲蟾見卷七十六、尙顏見卷七十七，依紀事所錄：齊己、尙顏都與鄭谷、陸龜蒙等詩人有來往。虛中條下有寄中條司空圖侍郎詩曰：「門徑放莎垂，往來投刺稀。有時聞（一作看）御札，特地掛朝衣。嶽信僧傳去，天香鶴帶歸。他年二南旨，無復更衰微。」又云：「道遙短褐成，一劍動精靈。白晝夢仙島，清晨禮道經。黍苗侵野逕，桑椹汚閑庭。肯要爲鄰者，西南太華清。」虛中稱表聖爲侍郎，是因景福二年（八九三）他曾徵拜爲戶部侍郎之故，紀事六十三司空圖條下也記載此事，說「有時看御札，特地掛朝衣」是「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」，但另引二句「道裝汀鶴識，春醉釣人扶」，依虛中條，當是題爲「經賀監舊居」詩，雖然表聖也與道教中人來往，也禮道經，但著道裝的不是他。

表聖文集卷四雜著中有「送草書僧歸越」一文，這草書僧指的是晉光，文中說：「晉光僧生於東越，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，故逸跡遒勁之外，亦恣爲詩，以導江湖沈鬱之氣，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。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！今繫名內殿且爲歸榮，足以光於遠矣。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，是行也爲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」。表聖於書法也甚有見地，光化三年居華陰時，得見其婿姚顗之書品及徐浩評論，曾寫書屏記一文（卷三）記載其事，晉光是

書僧也是詩僧，高僧傳三集卷三十，襍科聲德篇第十之二有後唐明州國寧寺晉光傳：「釋晉光字登封，姓吳氏，永嘉人，唐史官左庶子兢之裔孫也……多作古調詩，苦澀寡味，得句時有得色。長於草隸……光書體當見奇健，轉腕廻策非常所知。」可知其善詩、書。「乃西上，昭宗詔對御榻前書，賜紫方袍，後謁華帥韓建薦號回廣利，自華下歸故鄉，謁武肅生錢氏，以客禮延之，而性畔岸，弗愜王情，乃歸角東終焉。」表聖說他繫名內殿，當是傳中說的昭宗朝，昭宗朝表聖斷斷續續曾在朝爲官，晉光謁韓建，韓建死於乾寧元年，圖曾奉勅撰碑，那段時間表聖也旅居華下，他送晉光歸越當在這段華下十年中，傳云「自華下歸故鄉」即指此時也。又宣和畫譜有圖贈晉光殘句：「看師逸蹟雨師宣，高適歌行李白詩」，可見對他的尊崇了。

全唐詩司空圖二有「與伏牛山長老偈二首」：

「不算菩提與閑提，惟應執著便生迷；無端指薊清涼地，凍殺胡僧雪嶺西。

長繩不見繫空虛：半偈傳心亦未疏；推倒我小無一事，莫將文字縛真如。」

料飲好樂可口可
妙美眞酒代以可

Coca Cola
REGISTERED TRADE MARK

可口可樂特約監製人：臺灣汽水廠股份有限公司

洛陽伏牛山這長老不知指誰？是無可考究的。可注意的此中所透露的表聖思想「莫將文字縛眞如」，語言文字是人爲的，論理的，往往阻礙本來面目，這思想用諸詩論，便是不要用文字束縛了詩的韻味了。（此留下討論）

司空圖二又有「青龍師安上人」一詩：

「災曜偏臨許國人，雨中衰菊病中身；清香一炷知師意，應為昭臨惜老臣。」

從這詩所蘊含的意味，確是表聖之詩。諸如多病與對家國的關切。

表聖看書是釋道圖籍，交往也釋道都有，集中也有送道者二首，所謂「峯頂他時教我認，相招須把碧芙蓉」，又說「殷勤不爲學燒金，道僞惟應識此心」，都有虛中說的「白晝夢仙島」之心。又有敷溪橋院有感的「昔歲攀遊景物同，藥爐金石鶴歸空」。

與釋道中人來往，是表聖的生活之一面，也是唐代大部份文人、詩人的習性，另外他的詩中與佛教較有密切關係的，如僧舍貽友（全唐）詩司空圖一簡爲全一。下仿此。下方詩「溪僧有深趣，書至又相邀」（全一），可見他與僧人來往之一斑。全一又有上陌梯寺懷舊僧二首，河中府柏梯山有寺卽此陌梯寺（見一統志山西蒲州府志），表聖居王官谷時頗與這些寺中的名僧交往。後來他居華下時，也有詩說「久無書去于時貴，時有僧來自故鄉」。

「此生無憾處，此去作高僧」（題九首之二）

「人若惱時我亦惱，逸名最要是無能；後生乞汝殘風月，自作深林不語僧」（全二、偶）

「由來相愛只詩僧，怪石長松自得朋；却怕他生還識字，依前日下作孤燈」（題十八首之六全三）

由這些詩句，都可看出表聖心中對於佛教愛好的一面，尤其在救國濟世之願未能完成時，確實使他有隱退之思，最少從釋書中領會到精神上的安適，如山中一詩說的「名應不朽輕仙骨，理到忘機近佛心」（全一），這忘機的修養，使他晚年退居王官谷，與人相處時，別有一種曠達的氣象。

「甘心七十且酣歌，自算平生幸已多；不似香山白居士，晚將心地著禪魔」（修史亭二首之二，全三）

「突得機心豈在僧，柏東閑步愛騰騰；免教世路人相忌，達者村醪亦不憎。」（柏東、全三）

綜合表聖一生，究竟是儒教信徒，可是他從佛教中所獲得的心靈之撫慰、立身之修養，又是很大的。

此外表聖文集中與佛教有關之文亦多，除前引送草書僧歸越文外，卷九雜著中，溫州仙嚴寺碑銘、觀音贊、香嚴長老贊、相國老君、今相國地藏贊、化莫雕刻律疏、澤州靈泉院記、卷十有觀音懺文、迎修十會齋文、十會齋文、靈臺三官堂，其中香嚴長老贊說：「言不可無也，然爲師之說者豈佐競而主勝乎？且儒之書曰率性之謂道，老之書曰各歸其根，而禪舍之東，親抉人視聽，至而又至者，道與本俱忘哉？且忘則塵滓四從而滯耶，或者假言爲諭以妄釣眞，彼或泥于境而玩其機：是人魚莫能自辨矣。大師之旨，吾久得之，學者阮難遽息，必以其言爲狂藥，誰之咎乎」，表聖精悉釋道之藉，很瞭解人之易泥滯於世俗，固執於成見，因此只有抉除這些視聽所執之見，使臻於「道與本俱忘」之境，能忘，則我們所使用之語言，智慧不過是糟粕而已，這種釋道思想施諸詩論，則用於表達詩之文字，是不可過於泥滯的，而需捨棄語言文字等符號，才能欣賞到那精微的旨意，可見表聖之思想是有得於他的閱讀，交往的——從釋書中領會詩之鑑賞。從釋教中人的交往中培養出一種超脫的美學欣趣。要之，表聖對於詩境的領悟，可說是釋道思想的一種藝術性傾向。

詩論與佛教的關係

表聖詩論，一是對於純粹性的提示，一是詩品的品類。前者散見於文集中，後者雖不見於集內（唐音統籤本）但一般詩學雜著中均見著錄。H.A. Gi Les 在所撰英文「中國文學史」，論及二十四詩品時，曾說詩品是「一篇哲學的詩，包含顯然不相聯結的二十四篇，適足以表示純道家主義侵入學者心理的形式。」按他指爲老莊哲學加諸中國學人之哲理詩，這話有二大錯誤，其一詩品是詩體，但所論是係之風格意境，決非哲理詩；其二表聖之爲人，前已剖釋過，雖集儒道釋三家於一身，行事雖儒，而論詩旨趣，則近於禪家，詩品這樣，其他也是這樣，現分別討論於後。

詩品是細緻的品味詩境，所謂「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」，足見他強調品嘗詩之韻味。而且唐代佛

教經典，卷數浩繁，經題之對，也常用籌量品，易行品等類別。梵語跋渠，義譯爲品，具有品類區別之意，表聖既沈浸內典，耳濡目染也許會有這種用語習慣的流露。

表聖二十四詩品應該淵源於皎然的十九體，這十九體大概是由成唯識論中五十一心所抽離出來的，其每字之定義雖是混淆不清，但都是以詩作爲單位。表聖更以詩之風格意境爲品題對象。

二十四品有二種說明法，一爲概念性的說明法，他與皎然不同之處是用兩個字所形成的概念，而且除去那些混雜的德體，把美感經驗予以範疇化；一爲形象性的說明法，皎然用簡單語句所作的說明，表聖却用整齊的四言詩之形式，予以形象性的說明，此卽蘇東坡在論黃子思之詩時說的「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」，換言之，詩品本身是四言的詩作，四庫提要說它的寫作方式是「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」，體貌卽是形象說明，如再細加分辨其形式，是先用說明，次用比喻，最末再加否定，每品之方式都是如此，如雄渾一品，先說明「大用外腓，眞體內充；返虛入渾，積健爲雄」，次用「具備萬物，橫絕大空；荒荒油雲，寥寥長風」予以比喻，末則說「超以象外，得其環中；持之匪强，來之無窮」，說要捕捉就已不見。因爲美是變動不居的，美感在刹那間存在，片刻又改變了，故要予以否定，詩有這若有似無，若無實有的美感，形成它特具的本質。而我們所知，禪也是不可把捉的，在禪宗的公案裏，我們也看到禪師們用卓絕的智慧來談禪，作爲啓導生徒之自悟，他們所使用的頗多是當下所見的具體景象，一棵樹，一塊岩石皆可，應注意的是，他們往往又要否定它，就在這否定之中，由善於領悟之人去得到自身的肯定。表聖生長於禪學的黃金時代，又招染於那思想氛圍之中，一定曉得這道理，因爲「雄渾」這概念，人人可得而體會，可是人人所體會又不同，因此他試用具象之物予以比喻說明，導引善根之人自己領會，但是美卽是變動的、不可留滯的，表聖怕後人泥滯於那景象之上，因此他在後面又加以否定，這是他比皎然高明之處，換言之，這些雄渾等感覺，必須於景象之外去體悟。

這二十四品中，較屬於風味意味成份的，他强

調形成風格的內在因素；如疏野、曠達、冲淡、超詣諸品，所描寫的生活情調，自然表現爲那一種風格，又如自然、精神二品所論詩人與時地環境之關係，自可外現爲風格。同時，他也强調藝術創作中的取材、表現手法、語言運用等對藝術風格的作用。如洗練、含蓄、縝密、委曲、實境等，尤其他在含蓄一品說的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，藝術之美，往往就在語言符號之外，不可執著，這與禪宗「不立文字」之精神實在有巧妙地契合，禪所悟的，非文字語言所能表示，超越一切邏輯、常識。詩的瞬間之美，也不是語言文字所能傳達，一落爲符號，就已失去。這種極致之美，表聖實於禪之精髓很有些領悟的。

表聖也强調形神的關係，論綺麗說「神存富貴、始輕黃金」，指明詩之綺麗，不在堆金砌玉的描繪而在於富貴的神氣。論形容時要寫出「風雲變態，花草精神，海之波瀾，山之嶙峋」，既要描出景物之態，更要傳出景物之神，論縝密說「意象欲出，造化已奇」，要使意象栩栩如生，傳出事物的神情，可見他强調形神之間的關聯性，而神更爲重要，這也與佛家重「神」之說一致。事物的形是「道」的離形得似，假體遺愚，只有俱道適往，才可著手成春，表聖將形神之源，推於形上的「道」。

此外，他作了意境的品類，這是較純粹屬於意境論的，我們細細體會他所直寫的各種假象形象所產生的假象感想，似有二不同的範疇，其一偏於陽剛之美，其一偏於陰柔之美，前者如雄渾、勁健、豪放、悲慨，予人之感覺是有力的、巨大的、悲痛的。後者如典雅、沉著、冲淡、纖穠、綺麗、清奇、飄逸，都具有輕快、優雅、諧和等感覺，這與皎然說的取境偏高、偏逸當有所契合。只是表聖只將它列出，也許他較喜飄逸、澄淡之美，但在二十四品中他是不分軒輕的。

對於意境之品類，表聖是作了這種嘗試，而於意境之構成，他也有一句重要的話。與王駕評詩書中說：「五言所得，長於思與境偕，乃詩家之所尚者」。佛家最喜用「境」字，境雖指著外物，但此外物是由心攝取，此經由心所攝取的外物的形象叫「境」，亦即今語的「意象」。佛家在論吾人之識時，也說明「境」之形成，表聖於此，或取源於皎然的

「取境」，但也是他對佛家思想的一種領會。要說明這種思與境的諧合狀態，我們可先用表聖詩句作說明，「棋聲花院靜」，這裏棋聲是境，花院是境，靜是思，用了棋聲、花院之具體形象連成一個意境，然後由讀者去「思」，這種晨起寺廟之靜態之美，自然洋溢而出，這是我們重新獲得的美感經驗，這是詩的高境。

與極浦談詩書中，表聖於意象所繼起的聯想，有相當深刻的發揮，他說「戴容州云：詩家之景，如藍田日暖、良玉生煙，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。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，豈容易可談哉？」藍田良玉在暖日之下所昇起的一片氤氳煙靄，這飄渺之景象實不可實指。詩人排列出一些景象來，只是提供出具體的材料，有賴於讀者自己的組合，例如「鷄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。」詩人排出這境來，並不說明是什麼？我們只有自己去「思」，進到這景象裏，重新組合、排列，形成一全新的景象，換言之，欣賞趣味並不泥滯於景象之上，而有求於景象之外，只有這樣，才可獲得詩之美。

關於意象的活動，表聖是承繼了劉舍人說「文外曲致」，鍾記室的直尋說、滋味說，又紹繼皎然的「情在言外」、「兩重意以上，皆文外旨」，只不過發揮得更接近詩之純粹性了。在與李生論詩書中他提出：

「近而不浮、遠而不盡，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。」

「倘復以全美爲上，即知味外之旨矣。」

在此，他從聽覺、味覺上說明藝術之美，並不拘限於意象的本身，而更觸發了繼起的意象，附帶著審美的感情價值，語言文字是某種符號，這符號代表某種意義，但此種文字所代表的意義並非詩人之最後目標，而是要在此意義之外再求意義，此即韻外出致、味外之旨，而它往往只是一種情感而已，這種韻外、味外的感情，是不易獲得的，它是「全美」，無窮無盡的感覺。

表聖提出了「醇美」，這是酸鹹之外的文學之美，他以酸鹹作比喻，認爲滋味之美有在乎酸鹹之外者，但此醇美之感覺是一瞬即逝的，過後即變味。因此在表聖所謂全美之作，多是短詩，在與李生論詩書中他透露了這一消息，「蓋絕句之作，本於詣極，此外千變萬狀，不知神而自神也，豈容易哉？」神詣之極，皎然已言之，因絕句字數最少，

最易於捕捉瞬間的美感，從現存表聖詩集中，我們可看出他自己的作品百分之八十都是短短的絕句，他「幼常自負」的也是絕句，可見短詩最能表現瞬間的醇美之感情。

表聖與禪的關係，雖無明顯的資料，但我們瞭解憚是性情的流露，而且重在悟，不受邏輯束縛，超越文字障礙，而表聖詩論，也追求一種超越語言文字之外的美。禪宗不立文字，就是用也減少到最低限度，因爲一冗長，人之思路也就繁雜，這一點就表聖之喜短什也正相同，絕句之簡練，在中國詩中是無可再簡了，它需要讀者參與創作，用自己的思考去彌補，在這瞬間，讀者享受了「醇美」。中國文字既富於禪風，也最優於抒情的表現，最易於表現深永，平淡的詩味，這是表聖所以推崇王維，韋應物的詩之原因了。

結論

表聖一生既沈浸釋道典籍，又與名僧來往，與佛教之關係可謂密切。其爲人，在爲家國，爲民族的熱誠上，是儒家入世的傳統，但在詩論的旨趣上，他得於釋教獨多，尤其禪宗的思想。他上承皎然詩式的詩觀，發揮詩的純粹性，使中國詩的抒情傳統得到一有力的說明，對於詩之鑑賞，可說達到了極致的審美價值。更重要的，他下啓嚴羽的以禪喻詩、王漁洋的神韻說，造成中國詩的一大主流。

這些都與具有中國思想特色的禪，有奇妙的契合。雖然禪是直探人的自心自性的本源，而詩是直尋語言文字之外的美感。但整個中國藝術哲學却與它有密切的關係，詩的要求文字簡練、意境飄逸，求清空，求淡遠；要獲得那種醇美之感，而表聖的詩論正好如此。他推重絕句，稱美王、韋，要求澄澹的趣味，更求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的空的重要性。可見他的詩論是很傑出，而這種詩境的飄逸也是他的人品，澹泊寧靜、超塵而不離塵世，居於山林而不忘家國，表聖一生毫無造作，自然感人，有他這種眞性情，自然飄散一種清淡幽遠的氣韻。

所以說，表聖之詩及詩論，是高卓的境界，而他的眞性也臻於韻味之境了。

——本文榮獲美佛會密勒獎學金，作者李豐楙，現就讀政大中文研究所。